

访谈

符浩勇的四英岭情结

文\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

符浩勇的小说创作在海南独树一帜，多次获得省级以上的奖项，作品入选多种选本。他以“一雕栏，一画础”的短篇小说彰昭于世人，不贪大以自炫，不以小而自轻，脚踏实地地走着一条富于个性特色的创作之路。这种形式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思想的提炼还是技巧的运用，都必须精益求精。以小小说创作见长的符浩勇近日推出第一部长篇《四英岭人家》（华文出版社出版），引起评论界的关注。

——编者

近年来，符浩勇以他的家乡屯昌四英岭为背景的系列故事如《收旧货》、《血杀》、《非礼事件》、《稻香》、《残月》和《失乐年》等，让读者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充满想象。也许故乡是一个写作者永远的精神乡愁，符浩勇的不少小说都绕不开四英岭的记忆，四英岭已然成为作家创作的富矿。

Q&A

海南周刊：《四英岭人家》一出版，让熟悉您的读者为之惊喜。您觉得四英岭在您的小说中意味着什么？四英岭在您的作品中有什么样的象征意义？

符浩勇：一说到四英岭，我就会涌起一种倾诉的欲望。其实，一个写作者最关键的就是有话要说，诉于笔端。四英岭是我现实中的家园，我读高中时即离开了它，但是后来我在小说中多次写到它。小说家张浩文给我写的评论《家园意识的审美追求》中写道：我们从他（符浩勇）的作品中不难看出作者顽强的“家园意识”。当然，这里的家园，并非一定就是作者对家乡的眷恋之情，它是指一种理想境界，一种精神归宿。四英岭就是我的精神家园。

要让我赋予四英岭什么样的象征意义，我还真没有想过。从创作角度来说，我总是把四英岭当作作品中的典型环境。文学中的环境指的是围绕着人物的一切外部环境总和，外延很宽泛，内涵也很复杂。而在我看来，文学环境有时间和空间环境之分，四英岭是我为我的小说设置的一个明显的空间环境。这些年来，我试图对四英岭的历史及现实题材进行选择，使作品跳出僵硬的历史，从而营造一种文学的真实。大山、狩猎、挣扎、爱情及奋争等等重要的关键词都会组成了一个充满寓言的四英岭传说及其延伸的故事。我笔下的人物性格大多同那里特定的地理位置有关，不论是长期蛰伏在风雨田园里挥汗劳作的乡亲，还是走出大山进城养家糊口的打工者，不管他们是否受到异地乡俗文化的浸染，他们身上仍保留着四英岭下人家的醇厚，骨子里永远残存着四英岭人家才有的东西。那里的山水田野、人事脉络将伴随我的一生，那清晰的画面和深切的感受，历之经年而永不腐败，常会闯进我的余生残梦，呼唤我以坚韧的文字守望着大山的梦想和记忆，在那一片理想的土地上，执着地耕耘，期待着收获。这是一种心灵孤独的守望，也是一种人生理想的皈依。

Q&A

海南周刊：从您的作品中知道您对四英岭的情结很深，但您的小说故事有多少发生在四英岭那个地方？为什么把四英岭外发生的故事甚至是城里发生的故事都放置到四英岭去处理？

符浩勇：很多作家都很迷恋自己的故乡。如美国福克纳迷恋他的南方，中国的苏童迷恋他的香椿树街，韩少功笔下的“马桥”，甚至他心灵的“山南水北”，都是作家所见所感的真实所在，也是作家们记忆中构筑精神世界的原始图谱。而四英岭是我文学情感的出入口，又好



符浩勇近影



《四英岭人家》封面

比是我的故事处理器。别处的人，他处的事，特别是在城里，我可能一下子没什么感觉。但一旦将故事中的人和事纳入四英岭的情愫或者融入四英岭这个特定的空间环境，我的情感之门就会霍然打开。韩少功在《情感的飞行》中写到：在特定环境里，有一扇灵魂之门会霍然打开，但平日您不知道身上有这扇门，更不知道这扇门会在何时打开。而在于我，只有把作品的底蕴融进四英岭的情愫，故事似乎会得到有效的艺术处理，倾泻的文字也会牵动我对四英岭特有的情怀。

其实，每一个作家都依赖于一个特定的空间环境，小说如此，其他品类也不例外，如张艺谋的电影，故事大多发生在西部，苏童的《妻妾成群》写的是江南生活，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也被张艺谋换成到了西部背景。在我看来，西部的空间环境一旦进入张艺谋的视野，他的艺术情景创造就会得心应手。

Q&A

海南周刊：您能否就《四英岭人家》的创作谈谈它的艺术构架，故事脉络走向以及叙述审美的特色？

符浩勇：《四英岭人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一部规范性长篇文本。它类仿于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以及他的笔记长篇《暗示》，前者关于语言的解构与重造，后者重度垂注表象氛围。而我的小说由发生在四英岭下这个特定空间的54个系列故事串接而成。海德格尔说：“作品存在意味着缔建一个世界”。我以“聚散透视式”画面，原生态叙写近六十年一方水土人们的生存状态。这里有酷热夏天里缘生缘散的根叶谣，有温暖冬天里守望年关的零售小摊，有晚晴岁月里石山打井的藏情日子，有霜降时节月圆月缺的太平风物，有归路迷途中春寒解冻的鸡啼天亮，有山韵乡愁里的寂寞的远行秘密，还有进城收旧货时遥望故土的血色残月，等等。

上面我叙说的这段文字，读过我的作品的读者就会发现，许多章节是我曾经发表过的小说。故而可说，本书写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近年来陆续散见国内各文学期刊，大多篇章被出版社收入精选文集及年度范本出版。就我个人归纳一下，大致有几点：一是散点结构。没有焦点事件，没有核心情节，每个章节独立成篇又相沿成列。二是片断叙事。散碎化与整体化、平面化与深度追求相结合，不追求环环相扣的情节铺陈，而是遵奉简约主义风格。三是自由组合。每个单篇的排列组合没有一定之规，看似缺乏逻辑必然，却以主题关联、形成系列，某一章节凸现时代印记。四是视角多变。既有第一人称，又有全知第三人称，更有故事人物的视角。观察者和叙述者交替出没，互起串联并系。

Q&A

海南周刊：我注意到《小小小说选刊》总编杨晓敏在评价您的小说时称，您的作品具有深刻的道德思考和人性的温暖。《四英岭人家》在主题意蕴上主要关怀哪些问题？又怎样艺术去表现？

符浩勇：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底层”一直是当代文学的主流概念。我觉得这也应该是一个写作者良知和责任体现。近年来，我创作的主题也集中体现在这个方面，我总是致力把笔端伸到人物的精神领域去，伸到他们的内心深处，伸到他们的情感末梢，触及他们内心最温柔、最脆弱、最潮湿的那部分，去捕捉他们情感中最敏感、最神秘、最疼痛的东西。这样的关怀才真正体现文学价值。这些在我的打工系列故事如《收旧货》、《血杀》、《非礼事件》、《稻香》、《残月》和《失乐年》里都有体现。我以批判和悲悯意识作为出发点，不断自觉突破城乡融合交流中狭隘的两极对立的单向思维，以更广阔的眼界和胸襟去把握当下这种变化中的现实。小说的故事是虚构的，但人物的情感是真实的，作品中提供的经验是真实可信的。这一点读者可以自己去看。■

读书札记

《大江边》：一部辽阔之书

文\本刊特约撰稿 卢一萍

对于“70后”作家的写作，评论界一直不看好。其中，以张柠、朱大可两位先生的说法最为典型。张柠认为这一代作家“犹豫不决，怀疑，处于分裂状态，有包袱，是一批游走者”；他还刻薄地指出：“70后作家的激情和冲动已经消耗殆尽，他们过早地进入了中年写作甚至老年写作。”而朱大可则认为“70后”的弱势是“果园定律”的翻版，也就是说果树结果，分大年和小年。要是前一茬果子大丰收，那后一茬的收成就会少许多。

“70后”中很多作家的写作其实是异常丰繁而又独具个性的。他们具有“心怀天下”的品质，还有不可能泯灭的文学野心。他们可能会成为文学的烈士，因为他们也许是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最后一批愁容骑士。

青年作家李凤群的长篇小说《大江边》就体现了这一点。这是李凤群历时五年创作的一部作品，由《风》、《雅》、《颂》三部组成，长达71万言。是一部厚重之作，辽阔之书，她承“宏大叙事”之传统，把对生活的扎实体验用南方的才情充沛地表现了出来。

《大江边》是我所读到的第一部以长江为背景创作的长篇小说。展现了长江心岛上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三代人在与大江、土地、饥饿、财富、远方的纠结中的生老病死。它大气、深刻地表现了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真实与本质。作家的雄心是要以小说的方式为长江立传。她是辽阔的，也有着长江流域的潮湿和忧郁。她用江水般自然流动的细节链来结构故事，自在而又紧密。其文笔内敛，明澈而不乏激情，表现了众生与生俱来的孤独，让我们通过那个时刻被江水围困的弹丸小岛，看到了人世间六十余年的爱恨情仇和变幻风云。

小说的叙述格调从小说的开始就确定了，“二儿子家宝死了九十天了。马氏马兰英的咸水淌了三个月；心肺肠绞了三个月。第九十一天，她抬起歪歪倒倒的身子从床上爬起来：不中，我要去讨个说法。”这种江南的、忧郁的语调贯穿了整个叙事，使小说的语言具有一种独特的诗意，下面的句子可以随手拈来：

——“批斗大会成了水，人人都要喝，不喝就不中。”

——好日子就是馅饼，薄，脆，人人想吃，香得太狠，又搁不住，一不留神就没了。

——那天天气极热，家富一大早出门，一直把自己的影子走到尺把长……

——这两个东西像两条旧席子挡在史桂花面前，史桂花气得要憋过气去。

——吴羊美躲在树背后，看他们贴到一块，就像两块和了水泥浆的砖头。

——你身上的香像挂面。

——年景不同了，人心里都长蛆了。

这是一种刻刀般的笔触，也是一种来自日常生活的诗意，谁都可以懂。我想，小说的诗意并不是要用诗一样的语言来描述现实，契合夫写一个农民看到大海时，是说，“海是大的”。很简单的描写，却符合农民的感受。这就是小说的诗意。

小说的真实是经过了岁月洗刷的真实，它剔除了影响文学性的所有泥沙。李凤群关注的现实与陕西作家陈忠实关注的现实是一样的，也都是反映中国人在二十世纪的命运。但她的笔法更为飘然。她有江南作家文字表达中的诗意，但有北方作家的劲道；她的文字沾满江南泥土的潮气，而又不失现代感。这种感觉其实非常难以做到。她小说中的这种韵致，使我想起了挪威小说家克努特·汉姆生的《大地的硕果》。

《大江边》的深层意义，在于通过对吴氏家族生存状态和命运变化的书写，来表达时代风云的骚动激荡，表达长江历史文化的底蕴和演变。它生动节制的描写，独特深刻的感悟，以及农村俚语的娴熟运用，传统写实与现代技巧的揉合，使这部作品具有独特的阅读魅力。作家透过吴家生活的表象洞察了生活的本质，深入挖掘了长江边农民几千年来，并探究了中国农民的多舛命运。

其实，在汹涌的时代潮流中，人的悲剧是必然的。那些恩爱情仇、那些泪与血、生与死，那些轻如微尘的生命，那不可抗拒的命运，使我们如同仰望刚在天空绽放的烟花，感觉它是那么的美丽而短暂，但回想起来，你才会发现，他们一部分散落在了阳光里，一部分闪耀在黑暗中——它告诉我们，正是这无数的短暂的生命绽放，构成了人类丰富的历史。

在现实与想象之间，李凤群的刚烈和柔情与时光一起跳动、复活，还有一种浓重的忧郁与绚烂的丝绸一起在人的内心流动，她用才情和良知的力量为我们照亮了历史的真实面孔。■



《大江边》，江苏文艺出版社，二〇一一年一月出版